

都说四十

听党指挥，跟着党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改革开放40周年



苏州银行
BANK OF SUZHOU

发哥的饭量

□ 查正军

前些天，乡下的堂哥发子进城办事，顺便从老家给我带来了一袋大米和一瓶菜籽油。中午留他去饭店吃个便饭，他执意不肯。嘴里一边嚷着要减肥回去吃青菜，一边朝外跑。望着发哥大腹便便离去的身影，低头又看看他用蛇皮口袋送来的粮油，那个30多年前，因偷吃挨打的往事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发哥在村里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他长我7岁，小名大发子，还有个外号叫“大肚子”。其实，小时候他肚子并不大，而且还瘪瘪的，不知人家为何这么叫他。直到有一年暑假，由于父母外出，我在发哥家住两天，才明白人家之所以叫他大肚子，是因为他特别能吃，发哥每顿大麦子饭能吃三大碗，稀饭能喝四五碗。有一次，生产队组织上河工，因为那时粮食紧张，每个上河工的社员生产队每天只提供一斤半粮食，可是发哥的饭量大，有的社员吃不过他很有意见，生产队长只好让炊事员把25个劳动力的“大锅饭”平均分配，然后利用“抓阄”的方法逐个取饭，这才平息了“抢”饭吃的风波，发哥因此吃不饱，只好连夜回家拿粮食。

记得有一年发大水，生产队的粮食歉收，一般人家连“两粥一饭”都很难保证，发哥与其他人一样，饿得面黄肌瘦。一天逢集，发哥可能饿得受不了了，趁他父母都上街赶集，偷偷地煮了纯米饭，另炖了三个小鸡蛋在家“独享”。也许是锅里米放多了，煮出来

的饭实在吃不完，便跑到我家，叫我去他家吃大米饭，一到他家就闻到两间丁头舍子里弥漫着米饭和炖鸡蛋的香味。那时，由于歉收，我家同样过着天天喝粥的日子，饥肠辘辘的我看到有这等好事，怎能放过。我两眼放光，急急地把他吃剩下的蛋汤倒入碗里，狼吞虎咽地“帮”他吃掉一碗。由于经常饥饿，胃已极小，猛地吃了顿饱饭，肚子里已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再装了。但剩下的两碗米饭无法处理，发哥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怕父母回来撞见。慌乱中，发哥只好将白花的米饭倒进猪食槽，并再三叮嘱我保守秘密。谁知他话音刚落，就被提前返回的二爷二妈发现了，二妈大骂他活“畜生”，二爷气得上去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发哥吓得拔腿就跑，为了躲避再次的打骂，吓得他跑到外婆家“避难”，一个星期没敢回家。

1985年我进镇政府上班，发哥依旧在村里种着承包地。靠着党的好政策，他成了村民小组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并成家立业建起了三间大瓦房。记得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下班经过他家门口时，突遭雷阵雨，只好到他家躲避。躲雨时正值午饭时间，只见桌上摆着红烧大鲤鱼、清蒸小公鸡、青菜豆腐汤，大发哥端着酒杯，喝着小酒，一副小康生活的模样。见我进来，一家人急忙起身，拉我入座。我见雨一时还停不了，就坐下同他边吃边聊。他说，自从

1980年分田到户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不少，吃不饱的问题早已成为过去。他指着桌上的菜说：这鱼是屋后鱼塘养的，每年还要卖上好几百斤，还有鸡鸭鹅现在有100多只，家前屋后什么蔬菜什么果树都有，想吃就吃。除农忙种地，农闲还可外出打短工，家里外年纯收入早已超万元，收入不比你们拿工资的差。说话间，发哥吃完了大半碗饭站起来，摆了摆筷子让我慢慢吃，我感到纳闷，便问：你过去是生产队里饭量最大的，现在家里家外的体力活也不轻，怎么吃这么一点就饱了？他说：过去饿得偷吃挨打的事你不会不记得，越是没吃的就越能吃，肚子还空得很，造成了恶性循环，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每天不是鱼就是肉，怎么也吃不下，我这“大肚子”的外号再也没人叫了。嫂子接过话茬说：前几天参加了村里组织的体检，两口子都查出了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脂，马上还要控制饮食，多吃蔬菜，做到科学饮食保健康呢。

一晃，在大发哥家吃饭聊天至今已30年，他也由一个瘦弱的农村小青年变成一个偏胖的老农民，从他饭量与饮食的变化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普通农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不是嘛，发哥就是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也是中国普通农民最有力的写照。我衷心祝愿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环境中活得健康、过得舒心。

老屋的变迁

□ 华子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印象中，我家老屋是一幢只有两小间的茅草房，土坯墙，上无片瓦，下无块砖，矮矮的屋子，没有窗户，远看就像一个大泥盆，那隆起的茅草屋顶就像是这泥盆上的盖子。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泥盆式的老屋里度过的。

那时爸妈和我们姊妹四人就住在两间老屋里，一间是卧房，一间是锅灶厨房。屋里没有家具，睡觉的铺是土坯垒的。替代铺板的是几根凹凸不平的树棍，把茅席挑得一楞一楞的，睡在铺上身子总是往楞下滑，而且还十分的硌人。屋子里几乎没有一丝光线，即使大晴天也是黑窟窿窿的，放学后我们姊妹几人只好趴在门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写作业。那时，在老屋里住着，最难受的是夏季。屋子里热得像蒸笼，晚上睡觉热得实在没办法，父亲干脆把蚊帐撑在了屋外的天井里，全家人每天晚上就睡在屋外。记得一天午夜，几声闷雷之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妈妈连忙叫醒熟睡的我们跑回屋中，父亲忙着摘蚊帐，蚊帐没摘下，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蚊帐湿了，一家人没有办法，就坐在这闷热老屋里被蚊虫叮咬了一夜。那时，我们心里总是在想，哪一天能有一个宽敞凉快的房子住该多好啊！全家人就这么憧憬着，久久的期盼着。

七十年代中期，老屋陈旧得实在不行了，土坯墙因雨淋水渍墙体已脱落，上方的茅草也烂了难避风雨，于是爸妈商议决定把家里仅有的存款拿出来重新建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建设，新房子终于建起来了。三间砖头斗子墙，上方盖着大洋瓦，多漂亮的屋子啊！搬家那天，家里专门办了一桌酒席招待亲朋好友和帮工建房的乡亲。父亲点燃特地买来的一挂鞭炮，听着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全家人心里就像乐开了花。新房建成后，我和哥哥住西房间。我们哥俩为了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而欣喜若狂，快活得抱成一团跳着，欢呼着。

全家人都为能住上这新瓦房而欣喜。

岁月悠悠，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姊妹四人相继成家立业，在城镇里也都拥有了各自的房子，日子越过越好。我儿媳他们住在城里新买的楼房里，我和妻子住着原先的老屋。老屋是2000年初建的，三间又高又宽敞的大瓦房，配备了厨房、卫生间、洗浴间，还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只要水龙头一掀，热水“嗖嗖”往外流，随时都可以洗浴，方便得很呢。去年房子又进行了装修，屋顶上换成了琉璃瓦，墙面粉刷一新，墙面的内外都贴上了釉面砖，装上了铝合金门窗，既透气又好看，地面铺了木地板，走进屋内就像走进了神仙洞。

老屋内宽敞明亮，家具、家用电器摆放有致，和城里一样，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屋外清清爽爽，环境宜人。天井的南面辟了一块小花园，一年里都有鲜花次第开放，花香扑鼻，妻子有空总是拎着喷壶浇浇这棵、喷喷那盆；老屋的东面是一畦菜园，吃蔬菜就到菜园里弄，新鲜着呢；屋后是竹园，常年竹叶青青，与紧挨的小桥流水相互映衬，夏天在竹林里纳凉，面对着清清的河水，看游鱼喷藻，听流水潺潺，是何等的惬意舒适，这简直就是人在画中。老屋真是一个清爽优雅、水绿宜居的家园。难怪妻子常常笑嘻嘻的念叨“改革开放真好，我们连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一个家园在变迁，千万个家园在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变了。村上的楼房多了，水泥街道宽了，环境美了，欢声笑语多了。村民们文明和谐，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就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变迁的老屋，幸福的家园，你是时代跨越发展的见证，你是农村改革开放由贫穷变富裕的缩影。眼下乡村振兴的蓝图正一步步展开，村民们未来的家园将会更美丽，生活将会更美好。

从胥杜庄到地球村

□ 胥子伍

胥杜庄是一个自然村落，在中国的地图上，她像千万个自然村一样，连个“点”标也找不到；在省城版图上，她偶尔能落下个“点”标；在市级地图上，她多少有了属于自己的几何图形；在镇级地理图上，她有了完整的地形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胥杜庄上的一些年轻人，有了外出闯世界的冲动。这对于原本固封的村庄，不啻一声春雷炸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选择高考和当兵，是走向外面世界的最佳途径。

年轻人闯荡外面的世界，牵系着一个村庄的挂念，乃至家人最深刻的思念，在外过得好不好？生活顺利不顺利？……渐渐人们见到了邮递员串村走户的的身影，一封封家书成了有人在外人家的最好抚慰。写信、回信，成了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在外当兵的叮，偶遇同在外老乡有了探亲的机会，再三叮嘱，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有人在外读书，遇到家中老人奄奄一息，家人一个电报拍到大学——老人病危，速回！要么到镇邮电局摇一通电话，总机吗？请帮我接一下分机……看到这样的电报，接收到这样颇费周折的电话，在外的人大多会拼了命的赶时间，但还是有人落下没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的遗憾……

九十年代末，胥杜庄上有了第一部公用电话，安装在庄上农药化肥日用品批发商店里。到了傍晚，人们有意无意喜欢来到商店，他们希望听到店主接听到自家孩子在外打回家的电话。后来又有个别子女在外做生意的人家，男主人腰间别着的BB机，成了他与子女电话联系时的准时提醒器……

千禧年曙光给胥杜庄抹上一层金色的阳光，

外出打工成了一种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务工，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家中早点装上电话，一时间装电话成了胥杜庄最时髦的话题。

2010年前后，电脑、手机在胥杜庄越来越普及。老人在地里摘毛豆，老伴在家中一个电话打过去，河浜边上的韭菜别忘了割点回来。寒暑假回到胥杜庄的大学生，他们用电脑玩转了QQ、微博，让家人足不出户就能见证外面世界的精彩。

近几年，智能手机走进平常百姓家，视频聊天成了胥杜庄老人最爱聊的话题。胥奶奶，昨晚见到你家在广州的胖孙子了吗？我看过我家在北京的二丫家的机灵鬼……微信、支付宝成了老人热议的话题。王奶奶，你说说，现在世道变得真快呀，上街买菜，钱也不用带，手机一扫，东西就能买到；我家大孙子更是神奇，把我长的黄豆、绿豆等拍照，挂到什么网上，都卖了……

去年底，清华毕业的胥嘉哲不忘本，将自己的婚礼放在胥杜庄举办。随着婚礼高潮的到来，像露天电影屏幕的LED彩色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他在世界各地的同学发来的新婚祝福。他们现身于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澳大利亚悉尼的歌剧院、日本东京的独立铁塔、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意大利罗马的米兰大教堂、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世界在变小，地球成了村。全庄人惊讶的眼睛瞪得发圆，嘴巴乐得合不拢……

从胥杜庄到地球村，只是一“点”一“滑”之距。世界近了，是因改革和科技的进步，人心近了，是因乡愁亲情浓了……

表弟婚礼上的随想

□ 徐红旗

五一假期，远在天津创业的表弟专程回老家举办婚礼，我们一家三口应邀欣然前往。

新娘、新郎两家分别住在镇上的南首和北端，穿街而过的平湖大道将两家联系了起来。吉时刚到，由八辆豪华气派的奔驰轿车组成的迎亲车队从新郎家缓缓驶出，从繁华的平湖大道绕上宽阔的双新大道，再转入文化气息浓郁的宋曹路、陈琳路，来到新娘家接新人。当车队到达婚礼现场时，欢快喜庆的礼炮响彻水乡小镇上空，婚庆司仪妙语连珠的叫好声博得了此起彼伏的笑声、掌声，热情奔放的乐曲更是感染了全场。看着身边的妻子与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女儿，我的思绪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回了二十多年前。

经人牵线搭桥，我与爱人相识相知相恋。一年后，在商量结婚事宜时，一道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爱人家在距离集镇最偏远的村庄。村庄河道纵横，四面环水。所谓陆路，只是多年前用下脚料的砖头铺就的一条羊肠小道，加之长期失修，坑坑洼洼，坎坷不平。平时，一个人骑自行车小心谨慎些倒还罢了。如遇到雨雪天气，路面两侧滋生青苔，稍不留神就会滑倒甚至摔伤。当时，往返集镇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水泥帮船。

按照传统习俗，女儿出嫁谓之“出门”，而且必须正日子当天从娘家“出门”。那个年代，还没有像现在时兴到大酒店租赁场地办婚礼。加之交通不便，我们只好入乡随俗，按照传统模式举办婚礼。考虑到婚礼当天各项仪式比较多，我和爱人商量后提前安排船只将大件嫁妆送到了婚房。结婚前一天，父亲将接新人的挂架机船收拾干净，贴上了由我亲自剪裁的大红喜字。我的大叔张罗准备着传统婚礼的铜锣、喜架、火盆等一应事宜。

一年后，女儿出生。顾虑到孩子太小，往返不便，去岳父母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时间，惹得老人家不高兴。第二年中秋节前，我骑着摩托车载着爱人和刚刚牙牙学语的女儿到村里给岳父母送节礼。途中有一座桥，没有护栏，桥面中间约一米宽左右，上下桥的两端各有一块五十公分宽的水泥板。爱人抱着女儿坐在后座，上下车很不方便。所以，当即决定不下车直接开过桥。为了避让桥头路面的坑坑洼洼，我小心翼翼地减速慢行。来到桥头后再提速加速往桥上冲，然而为时已晚，在上坡的那块水泥板中间，摩托车明显滑动力不足，不进反而倒退，险些滑入河堤。我在第一时间握紧刹车的

同时，用脚尖小心翼翼地支撑着桥面的边沿，避免了连人带车滑入河堤。因为地处偏僻，当时没有其他途经此地，无奈之下只好自救。因为摩托车有尾箱的遮挡，爱人怀抱女儿在后座上一一点一点地往左挪动下车。既要保持摩托车的相对平衡，又要腾出位置确保爱人下车后能站稳，经过十多分钟的努力，最终有惊无险摆脱困境，着实考验了我们一番。

几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举家进了城。到村里看望岳父母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后来，村里在全镇优先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不久，村际公交线路到了村口，每天六个班次，风雨无阻，方便了大家的出行。在“引凤还巢”大潮中，各家各户外出务工、发展的能人巧匠陆续回家创业，先进的规模化种植养殖技术在这里得到了普及，带动了螃蟹、河藕、龙虾、淡水鱼等特色产业的迅猛发展。各类运输车辆、私家轿车往返频繁，时常造成交通拥堵。这不，前年初，路面拓宽、桥梁加固改造工程方案上报后第一时间通过了审批并顺利实施！

现如今，宽阔平整的水泥路直通村巷，两辆

中型运输卡车可以轻松交汇。道路两侧种植了经济防护林，专人负责养护，通往世外桃源的林荫道已见雏形。远远望去，一片片养殖水面上，渔家泛舟忙碌。一垄垄绿波荡漾的荷塘里，红的、白的、粉的，朵朵荷花盛开其中，美不胜收。微风拂过，农家乐门口的两盏大红灯笼摇曳了起来，婀娜多姿的荷花载歌载舞欢迎着远方的客人，素雅清新的荷花香溢村野……

